論語詳解

論語詳解卷十

郝敬解

鄉黨第十〇聖教莫急于禮莫切于仁爲仁亦惟復禮二十篇中亟言禮而不及禮事夫禮不可枚舉也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此篇記其畧節以補聖言之未備以證無行不與之實就聖躬威儀可見者錄其彷彿如此善學禮者讀鄉黨一篇三千三百可默會聖人之精神可見其言多與曲禮合記禮者學聖人非聖人學禮也子思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孟子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非有摸倣自然成象

所以為聖人學者必閑習于素履默識于無象然後可幾苟徒刻畫比擬豈勝强作之勞神不可致思化不可助長從心所欲不踰矩皆于此篇見之錄錄續續只是一篇記事文字而舊本分章今畧改訂便初學云爾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鞭平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銀誾如也

孔子二字冠一篇皆門人隨處隨事窺見夫子言貌起居飲食衣服描寫其似固是皮膚便是神髓門人

旁觀如此聖人不自知其如此也此章畧記其在鄉
在國言語之節鄉黨父兄宗族所在生於斯長於斯
情眞少文反本不忘初有寧儉寧戚之意恂恂謙恭
朴實也似不能言者恂恂之狀九字成句畧重不能
言英華不露似之耳非全默也宗廟有禮法朝廷有
政事曲禮云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
朝便便辯也非有眞見言不能便便便便則易放唯
謹但不放也恂恂即不能言處恂恂謹即便便處謹
於字與其在字不能言與便便言相反應旁觀恰似
兩截人乃見變動時措之宜從心之矩後多倣此朝

謂在朝侃侃和樂貌上大夫卿也誾誾微悅也下大夫分卑可以舒懷笑語故曰侃侃上大夫位尊言語惟和平

按舊本連下君在至與與如也為一章朱子分朝與下大夫至與與如也自為一章按誾誾始以上皆言語今合之

鄉黨詳雍也篇宗廟詳八佾篇○天子四朝一為外朝在皐門內有三槐九棘之位進為庫門有三府九寺左宗廟右社稷廟社之閒有詢事之朝又進為雉門有百官宿衛之廨又進為應門是為中朝東有九

卿之臺。又進爲路門。爲內朝。卽路寢之朝。本四朝而
恒云三朝者。詢事之朝。非常朝也。諸侯無臯門應門。
其庫門卽大門。其雉門卽中門。其路門卽內門也。內
門三朝。與天子同。鄭康成之說如此。
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大國諸侯與次國。
皆三卿。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下大夫亦五人。天子
之卿爲上大夫。惟天子之大夫有中。周禮六卿之副。
皆中大夫也。侯國之卿。亦是中大夫。其餘大夫比卿
爲降。皆稱下。故諸侯之大夫無稱中者。卿對下大夫
稱上耳。左傳荀庚聘衞。衞人欲尊之。云次國上卿當

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上卿當大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媚晉人之權辭耳大國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

○說文侃侃剛直也漢書亦云侃然正色家語子貢三年喪畢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又詩云坎坎鼓我衎衎我烈祖坎衎與侃皆通樂意也聖賢言貌無純任剛直者故曰色思溫與僚友言剛直尤非所宜閔子侍側誾誾冉有子貢侃侃子路行行子路惟其剛直所以異于三子若侃侃亦剛直何以別于行行

者乎

君在踧（促）踖（積）如也與與（予）如也君召使擯（病）色勃（弗）如也足躩（匡入聲）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詔平聲）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自此至第三章私覿愉愉如皆記夫子容貌此一章爲君相禮之容君在君臨朝也將言賓至先記君在爲主也踧踖仰見君而立不寧也與與猶豫豫安舒貌踧踖而與與所謂恭而安也擯主君所使迎賓者也勃變色貌躩足不進貌聞命而懼失禮于君且懼使君失禮于鄰國之君也賓至主君迎于大門外賓

之相曰介主之相曰擯主賓接必擯介居間不徑相
質也家語子路云士不中閒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
交賓至大門外北向立介序立于賓前東向主出大
門外南向立擯序立于主前西向末擯與末介對各
以次傳辭通主賓之意然後主賓相見推手曰揖所
與立謂所與並立者時夫子爲交擯居中左則傳君
言往揖下人左其手也右則傳賓言復揖上人右其
手也以兩手推向左右身不搖拽故前後衣襜如整
齊也爾雅云衣蔽前謂襜詩云不盈一襜襜與幨帷之
幨通車帷曰幨言衣前後如幨帷垂不動也主賓既

交主延賓入凡門外擯介在賓主前入則隨賓主後介隨賓後擯隨主後入供事也所立處相去遠故進必趨直前疾進曰趨趨則手易散翼如如鳥飛張翼端拱也記云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是也禮賓退主君送出門外必再拜賓避去主君命擯送反告賓不顧紓君敬也

記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賓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命數賓至次于大門外主國之君爵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强半降于賓示讓也賓下車

立于庫門外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于西北東面每介相去遠近隨命數主出立于庫門外直闑西南面擯者以次立于主東南西面每擯相去遠近亦隨命數末擯末介對東西相去遠近亦隨命數主命上擯請來事上擯承主命傳至承擯及末擯傳末介中介上介以達于賓賓命上介復命以次傳及上擯達于主君然後主君迎賓入若鄰國使臣來則主君立大門內迎不出限南面立不傳命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相與入也以上鄭康成之說亦未知是否〇爾雅

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
中庭謂之步。大路謂之奔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域 過位。
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 咨 升堂。鞠躬
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
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此章畧舉入朝之容。天子五門。自外而內曰皐門。曰
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諸侯三門。曰庫門。曰雉
門。曰路門。考工記。應門二徹三个。徹轍也。一車二轍
其間寬六尺六寸。三个。三車。共寬一丈九尺八寸也。

門高大如此曲身而入如門不能容恭之至也門兩
旁植木曰棖兩扉合處置橛室扉曰闑闑居中往來
出入由左右棖闑之間君出入由左出則闑東爲左
入則闑西爲左蓋君自內南面出以東爲左反以西
爲左也臣民出入由右出則闑西爲右入則闑東爲
右蓋臣民自外北面入以東爲右退以西爲右也儀
禮設侯以東方爲右个升堂北面亦然出入不敢當
棖闑中央立則必傍棖闑避君出入之道也閾門限
也出入不踐踏疏云所以爾者嫌自高不爭兼不敬
也過位過大門內君之虛位曰宁君有禮事如求神

迎賓省牲器之類常宁立于此一曰著詩云俟我于著乎而者雖不在夫子過之必敬門堂曰塾羣臣入者于此會集熟思然後入有所當言夫子亦言但不諠譁有似不足者禮臣見君拜堂下君命升乃升如燕飲之類卿大夫席皆在堂上諸侯堂高七尺每尺一等升則以手收攝裳下邊避足升也凡衣裳下邊曰齊一作齋既登堂則釋齊曲身而行迫近君則藏氣斂息屏猶藏也一呼一吸曰息屏藏其氣似不息也出自堂出也降下階也等階級也逞舒也怡怡和悅也遠君故敬少舒也沒階下盡階也趨疾行就位

也復位復堂下序立之位也仰見君故踧踖方敬而忽怡怡怡怡而又踧踖臣道主敬和不勝敬恪之踧踖以成禮也自入公門至此周旋中禮變動不測新謂順帝之則從心之矩也常人在朝未嘗不敬而從容中道自然應節惟聖人能之

庫門之內古謂外朝即王制云當宁而立謂之朝者也位當門屏之間天子屏在門外諸侯屏在門內古者君立受朝羣臣皆立其說始于周禮大抵衰世之意郊特牲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此何但下堂耳○或問攝齊升堂手無所執乎按古者臣見

君執贄左手執贄則以右手攝齊無贄則執笏攝齊則搢笏既升堂面君仍執笏笏以記忘故君前奏對必執笏且致端肅也或云笏但搢不執或云遇有事則搢玉藻云凡搢笏必盥有禮事如祼將之類將盥手乃搢笏耳○鞠躬屏氣似不息非聖人不能老氏以存神馭氣爲胎息佛氏以觀出入息爲圓通可知皆論語之糟粕耳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此記夫子爲君聘享鄰國之容天子分封諸侯則劃

玉爲圭須以爲瑞節朝覲會同則執以爲信夫子爲魯君聘問他國或相君盟會故執圭必知此爲聘問者盟會則兩君親見大夫無私覿有私覿是聘問也執圭謂在本國始承命受圭比至鄰國奉圭致命于主君將歸主君使人還玉皆使臣親受執以授上介與價人櫝而藏之也如不勝如重也聘禮云上介執圭如重曲禮云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是也上如揖謂以左手在圭上拱護之下如授謂以右手在圭下承送之上尚通曲禮云操幣圭璧尚左手拱抱曰揖承送曰授聘禮云授如爭承下如送是也戰色懼容也

詩云戰戰兢兢非臨陣之謂也足蹜蹜不敢縱步也
如有循如環物而行周旋不離步武之間玉藻謂足
毋移圈豚行不舉足是也按聘禮使臣受圭還以授
上介上介以授價人堂上遞相授受故足不移而旋
轉如豚行圈內也兩手執玉不及攝齊鞠躬磬折垂
佩委地惟恐躡之而失容也故曲禮云執玉不趨行
不舉足車輪曳踵玉藻云執玉舉前曳踵即蹜蹜如
有循也聘義云君子貴玉非謂玉寡故貴之也君子
比德于玉瑕瑜不相揜忠也孚尹旁達信也聘享惟
圭璋特達以玉傳信故使臣授君圭遂行不宿留至

鄰國使臣先執玉登堂致命于主君主君親授玉然後享禮蓋以玉表信信達而後禮行也主君受幣必還玉以信往亦以信歸也君子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故圭玉者信也使臣執圭必致敬盡禮此也享獻也圭璋璧琮皮馬之屬列于庭下所謂庭實也容色從容和舒之色不復如初致命之戰色也初信未通故懼信既通則兩主情達使臣心慰故有從容之色既享禮公事畢最後使臣以私禮見惟束錦乘馬儷皮之類無玉詳聘禮或曰人臣無私交何以私覿夫私覿亦君命也私主情愉愉可矣愉愉和悅也非公

事不肅肅

聘事詳見儀禮所執圭即是分封之瑞玉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王鎮圭長尺有二寸公桓圭九寸侯信(伸)圭七寸伯躬圭五寸子穀璧男蒲璧雜記又云子男圭五寸凡圭形方而剡上廣二寸厚半寸璧圜徑九寸中孔曰好(耗)孔外曰肉爾雅云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院)肉好均曰環圭璧皆有繅(藻)包藉所謂襲裼也凡諸侯朝見天子執圭合瑞以通信既合復頒之衰世諸侯相聘享使卿大夫執圭往此五霸會盟小國事大國之禮以君命故夫子亦行之享

禮亦自有圭璧與瑞玉異周禮春官典瑞云瑑圭璋璧琮以覜聘蓋享禮之玉以瑑文異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束帛加璧于其上以先將命謂之特達主人受其幣則還其玉註疏云上堂授玉于君如揖而恭也旣授玉下堂猶如授玉時不忘敬也不似宋註揖曲禮執天子器上衡國君平衡以揖授作平衡解云上不過揖平不過授夫旣平衡又有上下是聖人于禮未合矣

難栝

君子不以紺(幹)緅(鄒)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癡)

絡隙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倪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寐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晒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齊齋必有明衣布

此章記夫子衣服之禮。染色由赤入黑曰紺。蓋赤色黑者。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玄在緅緇之間。爾雅一染爲縓。𦢊檀弓練衣黃裏縓緣。謂小祥練服。用縓色緣領袖也。縓字義與𦢊通。今之紅色也。孔註謂一入爲緅。是以緅當縓。非也。紺緅玄緇。皆黑赤天地之盛色。朝祭正服多用之。故不敢以爲衣

之緣紅紫艷麗近妖媚褻服小衣也士喪記云明衣縓綼緆是襲尸之褻衣用紅古今同也不以爲褻衣嫌近于襲也絺綌葛也精曰絺粗曰綌袗單也士冠禮兄弟畢袗玄孟子云舜被袗衣凡禮衣皆單當暑衣亦單在外曰表內著裏衣而以絺綌在外也出卽外也出之出絺綌也不復以他衣尚之如詩云蒙彼縐絺絺蒙于外也云必表反下裼裘言也禮表裘不入公門皮在外曰表葛必表皮不可表皮在內外以布帛爲表卽所謂裼裘也皮上加單衣曰裼卽禮衣也禮衣之內著裘以配衣非以衣從裘也古人緇皮

爲裘別爲袗衣以裼裘今人裘上自有表外又加禮
衣是禮所謂襲裘也襲重也記云裘之裼也見美也
裘之襲也充美也緇黑色也緇衣卽朝服之禮衣內
以羔皮爲裘羔有白有黑黑白自相稱或謂必用黑
羔皮拘也麑麛通獸子也凡小獸皮毛多蒼素狐色
黃皆取稱衣也鄭康成解禮謂緇爲朝服素爲視朔
聘享之服黃爲蜡祭先祖五祀之服此章但記冬裘
非專論禮也鄭說多鑿詳後褻裘燕居之裘也長欲
其溫也袂袖也右袖畧短便作事也夜寢必有衣長
過身又半以覆足也猶今之襌衣何氏謂卽衾也朱

子謂齊時用之皆非也聖人寢不裸裎不僵仆故特記之狐貉獸名貉貈通狐屬毛厚而溫于燕居宜也去喪平居無凶喪也佩備也佩之帶間也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自天子至士皆佩玉以象德孔子佩象環五寸皆所謂德佩也又內則男女佩紛帨刀觿礪管之類所謂事佩也燧裳禮服之下裳即端屬用正幅連續如帷近要處襞積使狹今之裙也禮服之裳不敢殺他裳則必殺去幅斜割倒合如深衣篇云要半下齊倍要以為私服不用全幅者省費也羔裘玄冠吉服也問喪曰親始

死主人未成服未可遽用弔服但小變其吉服而往檀弓云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皆成服後弔則各有當用之衰服矣吉月月朔也古者舉事尚早以朔旦爲月之吉朝服緇衣也即玄端凡古人公署皆稱朝禮服皆稱朝服見祖廟見父母皆稱朝見凡古禮衣色皆尚玄纁鄭康成謂緇衣爲朝服素衣爲視朔之服此月朔用朝服則是鄭說未允也必朝服者以平居不仕言也朝君于國朝祖考于家皆是也明衣齋明之衣交神明者也或曰齊時沐浴則著之用布不用帛尚質也至敬無文不言色承上亦玄也玉藻云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玄冠則玄衣可知文王世子云疾則世子親齋玄而養是齋衣皆玄也

爾雅一染謂之縓千絹再染謂之赬丑貞三染謂之纁皆染以丹汁也考工記五入爲緅七入爲緇轉入黑汁也然皆不言四入六入之色而士冠禮鄭註謂再入爲赬四入爲朱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于涅涅黑色蓋三染成纁後四染仍丹則成朱若轉入黑則成紺以紺入黑則成緅緅與紺類六染以緅入黑則成玄七染以玄入黑則成緇玄緇相類也古者朝享禮

服多紺緅等黑赤色木火之交南北之正天地之中也周人尚之○詩云爲絺爲綌皆葛也書云黼黻絺繡郎今方目紗可刺繡者也俗呼布帛希薄者亦曰絺綌不獨葛耳○鄭康成謂素衣麑裘視朔之服黃衣狐裘蜡祭之服按郊特牲云蜡祭皮弁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之殺也送物之終禮殺于喪故衣素祭畢于冬故用麑裘則是蜡亦用素也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息農之祭亦于蜡月土事尚黃故用狐裘二衣二裘非必專爲視朔蜡祭他事亦有用素用黃者不獨蜡與息農耳○羔裘緇衣則玄冠

以玄繒為冠也玄亦緇類即今黑色之微赤者天色玄故古今人衣冠通尚之一名爵色禮有爵弁爵韠爵謂燕爵玄鳥色也王制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即爵弁玄端也燕爵纔玄四色皆相似由赤入黑黑不離赤周人所尚故吉事多用之○冠與弁異古冠小而弁大圍額詩云有頍者弁頍圍額貌古冠僅取撮髮以緇布為之加于頂詩云緇撮即古玄冠也夏曰毋追小貌殷曰章甫甫斧通小而方周曰委貌制始大委下冐貌也冠弁異而色同玄詩云其弁伊騏青黑曰騏亦玄緇之類皆吉服也○弔喪各以本服無

服者于冠弁上加小絰如環身著細麻布衰周禮所謂錫衰疑衰者也凡吉服布十五升疑衰布十四升緦與錫布皆十五升而緦去其半錫者其色光也洗治其布不洗治縷衰在內也內戚之服緦者其縷細也洗治其縷不洗治布衰在外也外戚之服疑者疑似凶服而已衰輕也○朝服謂皮弁玄端也玉藻云天子諸侯常日視朝以皮弁玄端服玄端者上衣下裳制皆端方而色玄古端服非一燕居亦端禮服與燕居有辨而制端色玄則同即冕衣色亦玄制亦端但繡文異耳故凡禮衣裳皆可稱端用玄曰玄端用

素曰素端鄭康成謂朝服緇衣素裳視朔之服白鹿皮為弁身著素積衣裳純素恐非也按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素韠惟裳有積以白布辟積為裳而衣或仍玄緇用素積素韠以別于純吉耳故郊特牲云喪禮之殺送物之終蜡祭用之月朔稱吉吉主玄喪主素古今同也若衣冠純素豈吉日用喪服乎家語季康子朝服以縞按繒曰縞大夫以下朝服用布康子僭用繒非謂衣裳皆縞素也雖皮弁但存太古衣皮之意加染造綴采玉為飾非戴白鹿皮毛蒙蓋於首也即今尚方所製皮弁與革帶之類可知

朱子以齊必有明衣布連下章齊必變食居必遷坐又摘取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二句共合爲一章謂爲謹齋之事按明衣布以上皆衣服齊必變食以下皆飲食宜仍舊

齊(側皆)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古外)不厭細食饐而餲(烏介)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任)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去聲)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

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此章記夫子飲食之禮齊謂凡有吉凶大事齊心致敬也變食改常食也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每食必潔以潔其心也遷坐坐易常處也如不宿于內之類易其居亦以易其心也食飯也膾細切肉也飯美曰精膾美曰細厭饜通飫足也不厭不以美而厭足猶儀禮厭尸之厭食饐而餲謂飯熱鬱閉以致臭也爾雅云食饐謂之餲注云饐饖也說文饖傷熱也以傷熱而致餲非二事也魚爛自內出曰餒肉腐自外入曰敗公羊謂梁亡魚爛而亡也兵陣外破曰敗色惡

臭惡皆謂魚肉也飪熟也失飪生熟失節也不時謂果穀不時六畜不時朝夕不時之類食之則皆傷生害德也割殺也禮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平居殺牲爲口腹不當殺而殺皆爲不正凡肉細剉漬以鹽醯皆可爲醬古醬品不一以和肉各有宜如內則云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魚膾芥醬之類不得其醬謂醬與所食肉不相宜則不以其醬和之恐傷人也非惡不備之謂人本元氣資穀以養肉味輔之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肉之品多不使勝穀養生之理也飲酒有量一升曰爵二

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皆量爵凡量物者實必滿傾必盡多寡有程如鼎俎奇籩豆偶食有一飯三飯五飯之類皆有限數惟酒合歡獻酬畢賓主脫履升席如鄉飲酒脩爵無數燕禮無算爵蓋賓主非一人飲有多寡不必定為量數也無量則隨宜斟酌不可及于亂無量欲成其歡也不及亂欲盡其禮也如詩賓筵之三章則亂矣詩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顏允君子莫不令儀則不及于亂矣不及亂雖無量而各適其量飲酒孔嘉此之謂也沽賣也沽賣之酒或不潔肉切而乾之曰脯市肆之脯亦或不

潔故皆不食薑氣味辛香本草云久食去臭氣通神明每食後借辛香之味以散氣不與饌同撤也不多食謂凡飲食嗜味以寡爲節寡則皆能養人多則皆能害人而酒亦在其中矣然則所謂無量者豈多飲之謂與祭於公謂助祭於公家所賜胙肉腥則烹而薦之熟則先嘗而頒之不留宿也祭肉謂家廟祭肉祭畢輒頒大約不得出三日出三日則人不食申言所以不出之故蓋肉至三日必敗古者夏祭不殺以敗尤不待三日矣食不語謂方含餔時雖人有言未即答禮不容嘿寧吐哺君含餔語失容且妨哽噎

也寢不言不自言也寢自言失晦息之常聖心純一養生亦在其中矣疏麤也疏食脫粟之飯也菜羹煑菜和米屑爲羹古人飯必有羹以肉湇和菜此以菜和米汁也瓜祭食瓜而祭王藻云瓜祭上環謂切其近上者如環以祭也古人每食祭始爲食者但尋常小物祭未必齋齋如者恭敬之意聖心顯微如一無大小無敢慢非必如變食遷坐之謂也席筵席古者坐則布席當戶牖與宮室同向南向北向以西爲上東向西向以南爲上皆謂之正此言不正非必欲正向也雖偶坐亦必席與身相應未有身偶而席不偶

者正坐可知鄉人飲酒即鄉飲酒或射或賓興或會
或尋常燕集鄉人尚齒杖者老人以杖自扶也禮五
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凡
進止視長者出則隨出不先不後也
上章記衣服必有寢衣則夜不近婦人此章記飲食
不多食則晝不至醉飽遠色慾薄滋味養生養德之
要也故章內屢言不者極致撙節之意禮云衣服在
躬而不知名曰罔必如聖人於衣服然後不為罔也
又云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必如聖人于飲食然後
為知味也子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必如聖

人出入公門行不履閾然後爲由道也凡此可知無
行不與之教○齊必變食何註云改常饌本周禮解
也朱註云不飲酒不茹葷本莊子解也蓋齊有吉有
凶大祭祀之類吉齊也大災喪奠之類凶齊也吉則
但改常饌凶則不飲酒食肉莊子云孔子謂顏淵曰
齋吾語汝對曰回家貧不飲酒不茹葷數月矣孔子
曰所謂齋者非不飲酒不茹葷之謂也故禮有飲不
至醉之說周禮膳夫職王齊日三舉大牢具曰舉此
所謂改常饌也禮家言多端當以論語爲正旣云衣
布遷坐又多殺牲飲酒食肉可乎○精字从米青聲

米之精鑿者色近青青者晶也粟一石舂米六斗曰糲糲一石舂九斗曰粺八斗曰鑿七斗曰侍御鑿與侍御皆精屬或云粟一石舂米五斗曰毇毁四斗曰鑿三斗曰精○記云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註聶牒也先薄切爲大葉復報切之再横切曰報朱註解不厭謂以爲美非也二不字與下文不字一例皆節制之意○周禮醢人之醢與醬皆醬也水陸肉味諸品和以蔬菜漬以鹽醯久之成醬古人和醬必辨百物之性今不復可考郎如漢書南越食唐蒙蒟矩醬交廣溪蠻收

蟻卵淘漉爲醬卽古蚳也醬也白虎通有榆莢醬唐
俗有葫蘆醬用之各有所宜不宜而食恐害人朱註
謂無害于人惡其不備非也○沽酤同賣也卽求善
賈而沽之活漢法有榷酤稅酒也詩云無酒酤我謂
無酒則有賣者註謂一宿酒作攻沽之沽解苦也夫
酒者久也一宿成不謂之酒矣凡小禽全乾者曰腊
析肉爲片乾者曰脯脯甫也甫切卽乾無滋味之和
也施薑桂曰腶脩脩屠肆中之脯不辨爲何肉恐不潔
食則傷人○薑味辛氣香咀之能解昏睡儀禮云君
子問夜膳葷庋几閣間常置故不撤非必留之坐隅

也○古人祭而饋肉曰胙胙祚也謂致福生曰脤熟曰膰三日者自祭日昧旦至明日須胙前後經三日矣如喪二十五月謂三年之類凡古人言三非恰恰然也○瓜祭食瓜而祭詩云七月食瓜郊特牲云天子樹瓜華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劈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花之巾以綌大夫累倮之士疐帝之庶人齕齧之玉藻云瓜祭上環棄其所操古人每事不忘初食瓜則祭始種瓜者如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爟行師祭禡先爨先蠶先農先卜先馬先牧之類皆有祭○古者坐席織蒲或竹或葦爲之天子諸侯

席緣以文繡士席無緣皆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爲度凡布席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羣居一席坐四人若五人則長者異席賓主燕會則人皆專席衆賓席皆不屬饌陳席前不于席上正饌在左庶饌在右間可容人謂之長筵凡坐不中席有憂者側席有喪者專席坐曰席燕曰筵卧曰衽〇禮一命齒於鄉再命則不齒再命齒于族三命則不齒欲使鄉人知貴貴也又云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貴老老之仁也蓋七十則杖于朝故貴不先老夫子爲魯司寇攝相論貴則命卿當時諸侯卿大夫命于天子者少然爵至

卿相鄉人六十者自不當與齒聖人出必後之。是于六十者亦不肯以貴先之矣所以爲厚○朱子以席不正自爲一章鄉人飲酒連鄉人儺爲一章今依舊本合之皆飲食之事也

鄉人儺單朝服而立於阼階

自此以下至終篇皆雜記夫子應酬之禮儺逐也驅逐疫鬼也凡陰慝之氣勝則爲鬼人衆宣鬨則陽盛陰滅月令歲有三儺惟夏不儺以陽氣正中也季春國儺天子諸侯行之陽氣方遂慮有伏陰聚衆宣逐使和氣充盈春陽畢達也仲秋陰氣尚微天子爲陽

主儺以逐秋氣不及國與天下也季冬二陽初生陰
氣方盛天子乃命天下大儺以逐寒氣周禮方相
氏狂夫四人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
盾帥百隷驅疫鬼逗禓叫號比戶蒐索事近于亂古
人因民俗而為此禮以王命事鬼神故聖人禮以行
之靜以鎮之莊以涖之所以防其狂逞節其悖亂之
道也以主待客以靜勝躁以衣冠馴强暴聖人舉動
卓有至理古凡禮服皆稱朝服郊特牲云鄉人禓孔
子朝服而立于阼階存室神也儺則羣隷袒禓故聖
人盛服鄭玄謂禓作禓鬼也存室神亦記者附會之

朱子謂恐驚先祖五祀之神夫儺入宅舍非入祖廟也先祖五祀驚豈朝服立阼所能定乎聖人舉動必無迂闊東階曰阼凡禮事主人位東階上西面古者堂階無中惟有東西階主賓由東西升地道尊右故右爲賓階東方爲生氣之主故東爲主階秦人始作兩道居中非古也明堂位三公中階之前者兩階中也猶言階閒非三階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問猶遺也詩云雜佩以問凡問人者必有以遺之送

使者行而後拜為拜所問之人非專拜使者也儀禮主人送客大門外客去主人皆再拜送王藻云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禮尊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衣服則服以拜賜飲食則嘗以拜賜康子魯大夫孔子以哀公十四年自衛反魯年將七十矣于鄉為先達于國為元老雖朋友之饋車馬不拜而康子以新進大夫饋藥夫子輒以尊者禮禮之敬其為時宰執政亦見陽貨之意云爾然拜受矣又不嘗不嘗矣又告不嘗不以告則欺他日疾愈相見問何以應告則極難為辭曰丘未達不敢嘗以情語也又若為問之

者然此應變之權非聖人不能

廄救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馬室曰廄焚謂燒也退朝自公朝退也廄焚則傷馬倉卒惟問傷人此聖人愛人之誠意出于無心而門人旁窺其深謹記之微創曰傷救焚急迫慮恐傷人非謂死亡也有死亡不待問知矣竟亦問馬但乍問且未遑所謂不識不知從心之矩也朱註謂貴人賤畜理當然則涉有意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君賜食賜所食之餘也禮餕餘不以祭豆閒之祭則有之不以薦也先嘗嘗後須賜也必正席致敬如對君也腥生肉也非熟非餕必熟之以薦祖考榮君賜也不先嘗薦而後嘗也生牲也畜之仁君賜也侍食于君陪食君側也祭祭豆閒也禮凡食必祭賓主敵則賓先祭臣不敢當賓故君祭臣不敢祭而先飯必君命祭乃祭也先飯亦非遽入口也蓋祭則取少飯置之豆閒不祭則取飯置手中示將食不遂以祭也疾者恒寢北牖下君臨視移置南牖下使君南面視

已首必向東蓋君入臣家君爲主由東階升東首以迎君也玉藻曰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以東爲生方也加朝服于身拖大帶于上如平時見君然君召往不俟駕卽詩云顛倒衣裳之意赴之速也大夫不徒行而亟趨故不待駕非駕至不乘也

大帶之垂者曰紳禮服有大帶以繒帛爲之有革帶皮爲之以懸韠與佩在衣之內裳之外大帶在衣外有辟積有組以紐結于前兩端下垂與裳韠齊玉藻曰紳韠衿三齊制詳玉藻

凡禮書所言禮事多因聖人已行之蹟著爲式而或

緑飾之過如君祭先飯疾東首不俟駕行之類自聖人作古非聖人依倣爲之也士相見禮云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玉藻云君賜之食而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又云食于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少儀云侍食于君子先飯而後已蓋食先祭祭先尊者君祭而已亦祭是與尊者同也君祭而已虛食以待是已亦欲祭也故于君祭時臣先舉飯將食示不敢祭也待君命之祭然後祭蓋賓禮先祭而後飯所重在祭敬神也臣禮先飯而後祭所重在飯敬君也其祭也非離齋其飯也非

遽入口先後秪爭斯須之間如始食不待尊者請而舉箸既食待尊者畢而放箸是曰先飯後已行之不善則傷于野而儀禮玉藻附會之解者謂先飯如膳夫嘗食然又云導尊者食皆過也大抵聖人所行禮必無迂闊

入大廟每事問

大廟君始祖廟入入助祭也儀文器數必詳問謹之至也見八佾篇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兩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無所歸謂客死者人死旣棺斂則爲殯西階上塗柩其中以待葬曰殯殯賓之也西爲賓階死者如客故賓之庶人死三日而後殯三月而後葬不曰於我葬曰於我殯者初死所親遠未至故代爲殯若所親無人則亦於我葬矣朋友通財常也車馬雖重財耳祭肉雖微禮也輕財故不拜重禮故拜非薄車馬也明祭肉之爲重也不拜車馬者視朋友之車馬猶己之車馬所以親之也必拜祭肉者重朋友之祖考亦重己之祖考所以敬之也

家語子貢問于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

我乎館客死無所歸夫子曰於我乎殯禮與仁者之心與子曰吾聞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得殯者乎夫仁者制禮者也稱其義以爲之宜○禮惟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酒肉之賜弗再拜朋友之饋卽車馬亦不拜饋肉惟祭祖考者拜尋常酒肉亦不拜也○朱子云朋友死於我殯義固如此後世同志者少泛交者多隨宜量力從厚可也若一一周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此等處自公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師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外所知哭諸野亦自有節拜饋可推矣故

禮以義爲質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綏蕤平

此章皆從無意處窺見聖人周旋中禮而雜褻其事君鄉黨宗廟朝廷聘享衣服飲食交際禮法之會稠人之中時或振飭至君寢若居若狎若褻乍見偶遇暫立無心感應而纖悉中規矩非盛德其孰能之寢不尸謂清明在躬知通晝夜不似恒人倒榻僵卧堀然如尸也前云必有寢衣正以此居不容卽燕居申

申夭夭無壯厲之容蓋寢尸則神死居容則形勞見謂隨在皆見狎謂所親狎褻謂私居必變者見可哀則忘狎以貌者見可敬可矜則忘褻也凶服者謂服凶服之人即前所見齊衰此則自車上見也負版即凶服以麤麻布一幅綴當背曰負版當胸曰衰喪服記云衰長六寸博四寸負廣出于適寸是也五服皆凶有負版者爲大喪見齊衰凶服者見其人來也負版見其往也式憑軾致敬也舊註負版謂持邦國圖籍者重民數故式按周禮司民職云三年大比以民數詔司寇孟冬之獻于王王拜受登于天府此記聖人

尋常所見耳版籍三年乃一獻且安知獻者必負以背乎安知所負版非他典籍乎帝王盛世乃獻民數春秋時焉有此故難据也盛饌非大燕饗而盛陳飲食必變色立以示不安也聖人崇儉無故不殺盛饌非時故變色也作節下章三嗅而作之作不坐也少儀云飲酒者有折俎則不坐鄉飲酒禮主人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請徹俎而後脫履升坐今盛饌是折俎也故不坐迅雷疾雷也風烈風猛也皆天之怒氣天怒天子察于天下諸侯察于國卿大夫察于家士庶人察于身恐懼脩省自不容已聖人與天同運焉

得不變升車自後升有索挽之曰綏御者先升以綏授尊者尊者將升待綏則少立立則必正正立乃執綏斯須之頃而從容整暇所以爲周旋中禮也舊本分章各異今合爲一章錯舉泛應之事也

式軾同古者乘車立惟老人婦人坐馬[illegible]車[illegible]與前橫木高五尺五寸曰較使乘者憑以立較下又橫一木高三尺三寸曰軾詩所謂重較也乘者過有所敬則下其手俯躬曰式凡升車有二綏正曰良綏副曰貳綏僕者執貳綏先升取良綏負之以末端授尊者尊者執之以升○春秋穀梁傳曰陰陽相感薄而爲

雷激而為霆王充曰雷者太陽之激氣正月陽動始雷五月陽盛雷迅秋冬陽衰雷潛盛夏大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莊子云大塊噫氣其名為風爾雅云暴風從上下曰頹從下上曰飈猋亦曰扶搖迴風曰飄日出風曰暴陰而風曰曀風而雨土曰霾凡風者陰陽之亂氣激發而起飛沙揚礫發屋拔樹太平之世風不搖條順物布氣開甲破萌而已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

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供之三嗅而作

此承上升車因記夫子在車之容及車中所嘗見之事寓言聖人審時知幾雖道大莫容老于行而天下卒莫能傷也夫子轍環天下車中即不停軌之意不內顧疾言親指皆自得之容猶詩云寬兮綽兮倚重較兮之意不以道路馳驅張皇失度也有所疑于後則內顧有所怒于中則疾言有所冀于前則親指三者俱無東西南北惟其所如而寂然不動介然如石所以用舍行藏適時往止久速知幾見色而高舉時可而後集盡時中之道也色斯舉二句蓋即道路車

中所見以寓言人事物理當然而聖人自然也嘗過
山梁見雉集而嘆曰山谿有梁乃行邁往來之途雌
雉無偶是孤栖失羣之鳥宜其有見色之明何乃昧
時止之所凡事知幾貴早過時則悲時哉時哉鬧不
審幾此言非獨爲雌雉垂戒遠矣子路不達謂夫子
悅此雉也乃烹雉而供之所供非必卽山梁之雉而
聖心感于所見不忍食其肉但三嗅其氣變色而起
共供同鼻審氣曰嗅作起也起立以示不安且以儆
子路也厥後子路不得其死正惟忘雌雉之戒失審
時之智耳記者記此于篇終見士貴識時也

鄉黨一篇作鏡花水月觀則聖人如生自此以前逐段描寫聖人容貌言動惟心思行藏不可窺而此段則併一生出處一點靈知俱寫出車中便見孔席不暖三不字見行邁靡靡中心自得去無疑悔故不內顧行無怨愬故不疾言來無希望故不親指雖世路羊腸而無心天遊其平如砥然我本無物物自知幾車跡所過鳥見行色而飛翔望山梁而下棄天下事幾物理先見有出于言語指顧之外涯于聲音笑貌之中者故即山梁雌雉爲譬借子路不識時之事爲戒以終前十篇之義蓋夫子以天縱將聖生當五霸

亂離之時尋常韋布而從者三千所至邦君問政割
地議封疑信相半至于惡人媢嫉操戈且甘心焉如
文王之于羑里周公之處流言歷貧賤患難而能知
幾如神龍潛蟄屈委蛇于崎嶇之途物莫能害刪述
垂憲賢堯舜不朽豈偶然哉故孟子謂孔子集大成
聖之時者也生平願學處齊梁之間行藏大似夫子
但聖人寶大聲洪所過如天馬神龍人爭指視猶辱
尤難所以知幾時中非上聖不能也羣賢惟顏淵回
子知幾惟子路强直殆乎見色而不知翔者如不悟
於南子之見公山弗擾之往浮海則喜行行直遂卒

[illegible]孔悝之難罹菹醢之禍故衛人之醢子路也夫[illegible]覆其家醢曰吾何忍食此三嗅而作爲之兆矣記者引而不發使後學潛思慎動而解者反疑有闕亦不知其爲記者之微言也禮士贄雉雉有文而性耿介善變化入水爲蜃故以比士莊子云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故孔子去魯作雉鳴之歌記者所以寓言于雉也惟孟子深會此旨自謂私淑而聖之時一語實得自此篇之終知言兩字得自下篇之終千餘年來無人理會信乎其爲私淑矣

○鄉黨篇遂成一片文字其分章以便初學耳車中

兩字本上升車起下文見雉飛即車中見之色斯舉承不疾言親指而見色飛翔意象聯屬斷而不斷文勢變化以記事當議論喻聖人知幾之神也按其實如以女樂去魯問陳去衛之類皆是舊本車中三句連上文為一章色斯舉以下自為一章無頭緒而疑有闕文非也翔舒飛不下也後集不輕集也山梁山谿橋梁也山雖鳥集之所梁則人行之路雉野雞雌雉雉失雄者雉不能遠飛又孤栖失所之喻也時哉時哉丁寧儆戒之辭

鄉黨一篇天然一幅聖像首題孔子二字是頭面下

乃寫此言貌舉止末添子路爲侍者極可玩味夫子一生盛德容貌惟溫良恭讓舉子路行行以形聖人之溫恭也聖心仁愛萬物舉不食雞事以形聖心之仁也三千七十士惟子路勇悍以冠雞佩豚之夫遇聖人乎化爲名賢千古無復有仲尼亦千古無復有仲由矣禮教之所薰陶神矣哉此記者意也

車本名器故行有和鸞爲節道路觀望容貌不苟故曲禮云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巂猶規也輪一轉爲一規輪高六尺六寸規之則一丈九尺八寸五規行地九丈九尺車上視遠不過此矣轂軸頭

在車兩旁顧過較則內視矣此皆車中之容
爾雅雉六種伊雒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曰翬江淮而
南青質五采曰鷂南方曰鷐傳東方曰鶅北方曰鵗
希西方曰鷷音尊雉一名翟狄通周禮王后狄衣詩云
其之翟矣翟羽可飾車旌禹貢徐州羽畎夏翟謂羽
山之谷產翟也夏采色周禮天官有夏采職大采也
故諸華曰諸夏鄭玄訓雉爲華蟲以此、陸佃云雉
妒壟護疆飛不越界一界之內一雉爲長餘雖衆莫
敢鳴雉故以耿介名
或云孔子以女樂去魯見雉飛鳴有時哉之歎作詩

噫之歌即所謂彼夫之口者也本此章附會之

[illegible]卷十終

先聖遺事

郝敬編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其妻顏氏徵在同禱於兗州之尼丘山生孔子於魯國昌平鄉郰邑時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月庚子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生有異像首邛頂似尼丘山因以名遂字焉生三歲而叔梁紇死稍長爲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年十七魯大夫孟僖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

其祖弗父何有宋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益恭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傴上韋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我死汝必師之僖子卒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孔子年二十家貧賤會為委吏料量平為司職職吏畜蕃息會昭公十七年孔子年二十七歲郯子朝魯魯人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孔子曰天子失守官學在四夷見郯子學焉從師襄學琴十日不進師襄曰

可以□矣曰習其曲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未得其志有間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人有閒孔子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誰能爲此師襄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俱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適周見老聃問禮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已朽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

志皆無益于子身吾所告子者若此而已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遺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訪樂于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强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周使伯常騫問道于孔子孔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必徵四者

君子所戒也孔子觀乎明堂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
象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孔子入
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之
人也誡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
樂必誡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
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
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
尋斧柯誡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
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
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

先也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雖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從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周廟有欹器焉問于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焉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聰明

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孔子自周反魯弟子稍進魯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齊景公與晏嬰來魯與孔子語悅之昭公二十五年公與郈昭伯謀攻季平子平子與孟氏叔氏共攻公公師敗奔齊孔子適齊聞韶樂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曰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息周室衰禮樂缺有

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見孔子不問禮矣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吾老矣不能用矣孔子遂行反魯吳季札聘于上國其子死葬于嬴博閒孔子往觀之曰延陵季子合于禮矣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于晉之乾侯季平子乃立定公五年夏平子卒桓子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隳會稽得骨

節可專車使人問孔子骨何者最大曰禹致羣
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
吳客曰誰爲神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
神社稷爲公侯皆屬于王者客曰防風何守曰汪罔
氏之君守封禺吳二山名之山爲僖姓在虞夏商爲汪罔
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曰僬僥氏三
尺短之至也長者十之數之極也客曰善哉聖人季
桓子嬖臣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
狃止之懷益驕虎遂執之桓子怒虎并執桓子因之
與盟而釋之虎由是輕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故魯

自大夫以下皆離于正道孔子不仕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遠方來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失意于季氏因陽虎爲亂遂執桓子桓子詐得脫九年陽虎不勝奔齊時孔子年五十不狃以費畔使人召孔子孔子脩道彌久慍無所試曰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則之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法治國何如對曰天下可也于是以爲司空乃别五土

[illegible]物各得其宜由司空進爲大司寇設法不用

[illegible]繇斯民定公十年春及齊平齊大夫黎鉏言于景

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

夾谷定公以乘車好往孔子輔行曰臣聞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具官

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與齊侯會于夾谷盟齊

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

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

吾以供命者亦如之獻酬禮畢齊有司趨進請奏四

方之樂旌旄羽袚弗矛戟劍撥大背鼓譟而至孔子

歷階而登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于此晏子與景公怍麾去之齊有司又趨進曰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歷階而登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樂遂罷將行景公欲設享孔子謂梁丘據曰事旣成又享之是勤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粃稗也用粃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景公知義不若歸而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君子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謝以質小人有過謝以

文君若悼之謝以實於是齊侯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定公十三年夏仲由為季氏宰孔子言于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季氏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而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會魯人有謂仲由者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乃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

行攝相事七日而誅佞人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誅之何也孔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爲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價男女行別于塗道不拾遺四方客至如歸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愼氏妻淫不制愼潰氏奢侈踰法及是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越境而徙先是國人謗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至是國人誦之曰袞

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齊人聞之懼
而謀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我地近焉爲之先并矣用
犂鉏計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衣文衣舞康樂文
馬三十駟往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
服往觀再三將受語魯君爲周道游觀終日怠于政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
吾猶可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
孔子遂行乃作猗蘭之操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
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
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惟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

孔子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曰罪我以羣婢也孔子遂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讐由家衛靈公餽粟居頃之或譖孔子于靈公靈公使公孫余以兵防之居十月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穿垣曰昔吾由此入也匡人以爲陽虎虎嘗暴于匡孔子貌似之遂止孔子五日孔子絃歌不輟曰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旣而甲者進曰吾初以爲陽虎也解圍去過蒲月餘反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君子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孔子見之居衛月餘去適曹是歲定公卒孔子去曹

適宋開喪與弟子習禮樹下宋司馬桓魋作[illegible][illegible]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額似堯項似皐陶肩似子產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陳廷而死楛矢貫之長尺有咫石砮鏃也陳湣公使人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于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

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貢使無忘服從也陳人求之故府果得矣居三歲晉楚吴爭陳陳苦兵孔子去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衞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賢而勇以私車五乘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衞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衞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弗聽衞靈公聞孔子來喜問吾欲伐蒲吾大夫謂蒲衞之所以待晉楚也孔子曰然其男子有死志其婦人欲保西河與公叔者四五人耳靈公乃不伐蒲靈公老怠于政孔子行會晉趙鞅攻范中行佛肸以中牟叛

召孔子鞅亦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至河聞其殺竇
鳴犢舜華二子皆晉之賢者也孔子嘆曰竭澤涸漁
則蛟龍不合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惡傷其類也乃
還息陬鄉作陬鄉操以哀之反衛主蘧伯玉家靈公
問政不對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色不在孔子孔子
遂行復如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死者數十人執
監吏將殺之孔子見陳侯與登臺觀之陳侯曰昔周
作靈臺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
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人之有陳侯乃赦所執吏
罷役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吳人遷蔡于

州來明年孔子自陳如蔡蔡人怨蔡昭公之從吳也相與射殺之楚伐蔡孔子自蔡如葉又自葉反蔡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我曰夫子無用此爲也自臣從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淸而好儉仁而不祿不合則退所以爲積去無吝心道行樂其治不行樂其身所以爲夫子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乃知夫子之德

齊有一足鳥飛集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焉使人問孔子孔子曰水祥也是爲商羊昔童兒屈脚振肩而

跳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其應至矣頃之大霖
雨水溢楚昭王渡江有物觸王舟使人問孔子孔子
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者曰何以知之曰吾昔適
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
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孔子居蔡三
歳吳伐陳楚昭王軍于城父救陳知孔子在陳蔡閒
使人聘孔子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也所譏刺
中諸侯之疾久在陳蔡閒諸大夫所設行非孔子意
楚用孔子則陳蔡大夫危矣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不
得行七日糧絶從者病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弟子有

慍心孔子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不我信也吾未智邪人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容夫子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不能爲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脩道不能爲容今不脩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

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
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是吾醜也道
既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孔子欣然
笑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
子貢適楚楚昭王以師來迎孔子如楚昭王欲以書
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
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曰無
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
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爲子男五十
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

安得累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子弟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是年秋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過而歌鳳兮以諷孔子孔子去楚遇長沮桀溺丈人反居衛時年六十有三魯哀公六年也衛靈公卒衛輒據國以拒其父蒯聵入居于戚輒欲得孔子爲政使子路請孔子欲正名不果明年冉有爲季氏將與齊人戰克之康子問冉求曰子之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于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此

累于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

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可矣先是季桓子將死屬康子召孔子康子立欲召孔子公之魚曰吾先君用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不終又爲諸侯笑康子乃召冉求冉求至是因冉求言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去十有四年而反魯乃作丘陵之歌魯竟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時周室衰禮樂廢詩書缺乃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詩三千餘篇去其重複取可施于禮義者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幽厲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以合於韶舞禮樂自此

可得而述脩王道成六藝晚喜讀易韋編三絕教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大野車子鉏商獲一獸異狀以爲不祥折其足棄于五父之衢孔子往觀焉曰麟也仁獸出而死吾道窮矣乃取魯史脩春秋上起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終焉本其所感也明年蒯聵自戚入于衛輒出奔子路死哀公十六年周敬王之四十一年也四月丁巳夜孔子夢坐于兩楹間奠其前明日戊午蚤作逍遥負杖而歌歌曰泰山壞乎梁木摧乎哲人萎乎子貢入見曰何謂也子曰予疇昔之夜夢

奠于兩楹之閒夫明王不作而世孰宗予予殷人也殆將死矣蓋寢疾七日而卒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十八日乙丑今之二月十八日也壽七十有三歲葬魯城北泗上弟子服三年喪畢乃去子貢廬于冢傍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居者百有餘家因名孔里